

華
儲
蓄
銀
行

公共儲蓄金

每月一號
 在儲金內
 提出二成半
 (即四
 分之三)
 充作獎金
 歸儲金人
 享有
 陽曆每月
 二十日
 在北京
 當眾開籤
 得號
 平均十號
 內必有一號
 任人參觀
 第一次定於
 十月二十
 日下午二時
 在中央公園
 舉行
 詳細章程
 請向新華
 儲蓄銀行
 索閱

月儲六十元者以二千萬元為滿額
 月儲三元者以五百元為滿額
 月儲一元者以一百元為滿額
 預繳一年以上者得預扣利息
 十四年還本並加利息
 得滿額後還本與未到期還本
 均另表定之
 中途停繳不即取回原本者到期
 後照數發還不折不扣

馬克思研究

馬氏資本論釋義 (九十)

潤泉譯註

(二) 使用機械之制限

從前廉價發賣生產物這一點看來，所謂機械的使用限制，就是製造機械所需要的勞動，要比因為使用機械所節省下的勞動小。但是我們已經知道，資本家不是對於所使用之勞動，是對於所節省之勞動，支付相當價值。所以從資本家看來，所謂機械的使用限制，就是機械的價值同因為使用機械所節省下的勞動價值之差額。然而勞動者實際所得的工資，有時在價值之下，有時在價值之上，因此因時代而異。因此機械的價值同因為使用機械所節省下的勞動價值之差額，可以說是機械的使用限制。這個差額，從資本家看來，是決定的。這個差額，由競爭壓迫，可以影響資本家的行動。所以現時往往有一種覺得很有利的機械，而國不能使用。美國發明碎石機，而歐洲不能使用。為甚麼呢？因為歐洲碎石石的工人，工資非常低廉，資本家如果使用這個機械，倒增加生產費了。工資低廉，足以妨害使用機械。就這一點看來，工資低廉，的確是社會進步上不利的事情。

第三節 機械事業對於勞動者之直接的影響

(一) 勞動榨取之增進

「機械可以替代人的體力，就變成使用無肉體的勞動者，或是使用身體發達而未成熟，而四肢已經可以動作之勞動者了。機械是替代勞動及勞動者的機關，不久就變成增加工資勞動者的機關了。他不問男女老幼，把勞動者都召集到資本家直接支配之下。」為資本家所做的那種強制勞動，不單是替代兒童遊戲，並且又替代他們為自己的必要所做的那種自由勞動。婦女幼年的勞動，的確是使用機械的資本家，最初的要求。因此所生的反應，從勞動階級看來，經濟的方面，道德的方面，都是很不祥的事情。

當時決定勞力價值的東西，不單是成年勞動者支持一個生活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而已，他所維持全家的生存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包含在內。然而現在他的妻、他的孩、都給機械吸收進去，與他的丈夫、他的父母、同去勞動了。所以後者勞力的價值，慢慢的分散到全家的人去了。勞力價值發生這種運動，其價格（即工資）也立刻跟着發生相應的運動來。人要生存，不可單靠父母或丈夫，舉家都要出來勞動，舉家都要得工資，才可以的。不但如此，還要造出剩餘價值，供給資本家。機械因此不但增加了榨取勞動的材料，並且的確又增加其率了。

短篇名著

現代社會改造論 (續)

潤泉譯註

(三) 勞動之藝術化與自由社會生活

以上所舉的，是卡氏對於現時文明和現時經濟，所指摘出來的許多弊害，他以為這種狀態，總有一天走到沒有出路的時候，所以他覺得有改革這種狀態，創造最新最善美的社會和經濟組織的必要，並且他對於改造的大事業，有很大的確信。卡氏改造社會的大目標，在改革社會組織，同時又改造時代精神，因此可以社會人的營利熱和競爭心，向善的美的方面，去樹立生存的意義，以和衷共同的精神，來謀社會全體圓滿的生活。要麼不然，無論物質的如何繁榮，形而下如何改善改革，而我們終究得不到善美而且圓滿的社會。卡氏又以為，要根本解決這種精神，各人非把他的生活和勞動美化了，勞動隨各人所好而且所樂去做，是不可的，並且非造出一個可以實行這些事情的状态不可。在這種狀態之下，

各人各安其生，各樂其業，可以適意活動，我們自己整頓我們的社會，如此就成了一個自然而且自由的，富於友愛和同情的，非常溫和的共同生活。換句話說，卡氏改造社會的目標，第一要使我們的生活，向美的方面發展，第二要勞動自願，成了一個快樂的，一個快樂的東西。

卡氏說：「(Bertrand Russell) 說道：『人的慾念，大體可以分為兩種，其一是所有的 (Possessive) 慾念，其二是創造的 (Creative) 慾念。前者可以使人自私自利，互相鬥爭，後者可以使人發生共同的觀念，以相互扶助的精神，調和團體的結合。今日對於改造人心和社會生活，使人向善的美的方面發展，使勞動成為很愉快的活動，所以發生種種妨害的事實出來，就是因為人的行動，多為所有的慾念所支配，而這種慾念，以富於階級的人，為最強，不但是希望所有財產而已，同時想獲得『力』，來支配他人的慾念，又非常之強。這種慾念，與其說是希望所有財產，排在前面的，毋寧說是，並無理由，僅有希望所有 (Mania of owning things) 之一念的場合還多，然而因此多數人的生活，日趨悲慘了。』

「因此之故，古時和未開時代，人生倒有生氣，勞動倒是快樂，到了商業時代 (Commercial Industrial Regime)，生存反變得很枯燥無味了。甚麼生存的愉快，甚麼勞動的快樂，從多數人看來，真是滑稽的事情。」「但是這種悲慘狀態，現在已經到了極點了，變化的必要，愈迫切，而變化的艱巨，又愈顯而易見了。」 (未完)

文學的批評

新文學派的批評

施天作

大家聽我批評新文學派的刻薄，必覺我這新文學派，其實不然。『新文學』三個字我也很懷疑。第一層要審察他是文學，不是文學。第二層要審察他是新，不是新。必將這兩層審察的解釋，然後纔能說成不贊成。凡研究文學，應當具充分的理智觀察，不可專恃感情行事。『新文學』是文學，不是文學，這句話很不容易說。然而這派人，對文學具有一種什麼認識，也可知道個大概。文學與非文學，明確的分別是什麼？文學有多少類？文學的性質，功用，原理，原則，等是什麼？以我的考察，這派『文學的國語』，十個字，我決不以為然。怎麼講呢？

甲 從他們思想上觀察。思想與文學的關係，『猶之手』與肉。絕不能稍微分離。然哲學不是文學，哲學家是文學家，其極細的分析點，就在感情與理智。所以從來文學家，多含哲學的意味。哲學家則少文學的色彩。即或間有治文學的，也是半性的，含混的，乾澀少風趣的。創新文學的是文學家嗎？不是。十有八九是講哲學的。所以他們對文學種種根本問題，很少注意。

乙 從他設施上觀察。他們所謂『革命』，與文學本身，滿不相干。只是一個文章枝葉上的改進罷了。胡適之先生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可以說是新文學的全部設施。我將他大略說說。

- 一 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 二 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 三 不用典。
 - 四 不用套語爛調。
 - 五 不重對偶。——文須質實，詩須嚴律。
 - 六 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 七 不摹倣古人。
 - 八 不說俗話俗字。
- 這第一『第一』第二『第二』，不成問題。凡略知文章的人，全是英武的青年，也會說了。莫非是時症，這宗主張，不過中國大多數文人，總肯犯這病。但是胡先生要破壞的，是『三哥說』那裏是時症，不過因為也這

小說

兩個家庭

冰心女士

三哥站起來走到他面前。門鈴又響了。老媽進來說我的車子來了。我進去告辭了亞荷。坐車回家。兩個月的暑假又過了。頭一天上學。從前母親過世的時候，忽然看見陳宅門口，貼着『吉星高照』的招帖。放學回來剛到門口，三哥也來了。衣襟上綴着一朵白紙花，臉上滿含着悽慘的顏色。我覺得很驚訝，也不敢問。彼此招呼了一同進去。

母親不住的問三哥：『亞荷和小嫂都好麼？為什麼不來玩呢？』這時三哥臉上轉了笑容，一面把那朵白紙花摘下來，扔在字紙簍裏。

母親說：『亞荷太過於精明強幹了。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親手去做。我看他實在太忙了。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他有一毫勉強的態度。和憂鬱的神色。總是喜喜歡歡從容容的。這個孩子，實在可愛。』

三哥說：『現在用了一個老媽，有了幫手了。本來亞荷的意思還不要緊。我照應一切的粗活。和小嫂上學放學路上，照應。亞荷一個人是決不做的。而且我們中國下等社會人的生活程度，極低。雇一個下人，於經濟上沒有什麼出入。因此就雇了這個老媽。不過在生活上，受亞荷的指揮。並且亞荷每晚還教他念『字』和『百家姓』。現在名片上的姓名和眼上的字，也差不多認得一半了。』

這時我想起一件事，就笑說：『見了那一天陳先生來見給他名片。他就知道是姓陳。我很覺得奇怪，却不知是亞荷的學生。』

三哥忽然嘆了一口氣說：『陳華民死了。今天開吊。我剛從那裏回來。』我聽得那朵白紙花的來歷。和三哥臉色不好的緣故。

母親說：『是不是留學的那個陳華民？』

三哥說：『是。』

母親說：『真是奇怪。像他那麼一個英武的青年，也會死了。莫非是時症？』

三哥說：『那裏是時症，不過因為也這

編輯餘譚

昨天晚上，我正拿筆來，想寫編輯餘談，忽然接獲我的朋友一封信。我拆開看時，原來是頭不抬，尾不點，乃是一張稿紙，鈔着一段筆記。本來我這位朋友，平常有所感觸，必隨時寫在本子上，留作他個人的思想小史。這次他抄出來寄給我的，也就是他最近感觸的一端。我讀過之後，覺得這『黑暗和光明』，『我和社會』，的確是眼前的一個大問題，大家也應該時常有些感觸。所以我就把他寫在下面，介紹給大家看看。但是這筆記裏的詞意，是有很遠地方。我未便妄加解釋，我祇希望大家看着，不要錯認我這位朋友，是一個『卑怯的青年』就好了。以下就是我的朋友的一段筆記。

九月十八夜裏，我從睡夢之中忽然醒了。臥房裏黑漆漆的，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便拿起枕邊的時計，掀起窗簾的一角，藉着微光看時，已經三點半鐘了。

窗外的庭院，模糊糊糊的，籠罩在夜色蒼茫之中。一陣一陣的涼風，吹着樹梢，微微的搖動。那一半涼涼的月光，從樹隙裏透進來，這時時候是『黑暗』和『光明』的過渡時代。我放下窗簾，心裏忽然一陣的淒感。

中國的前途，為何也是這樣的昏昏沉沉，一點把握都沒有？我個人事業的前途，為何也是這樣的昏昏沉沉，一點把握都沒有？手裏的時計，兀自時時刻刻的響着走着。

就是這個嚴酷的時計，將我一步一步的推到社會裏面去。一個兵丁將要臨陣的時候，得了號令，整齊了鎗械，隨着同隊的劃一的腳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着，心中也不覺得怎麼樣，等到地平線邊的戰場，已經湧現出來，心裏忽然一陣的悲慘。

平日的操練是甚麼目的？為甚麼平日要受國家訓練的權利，現在已經受了祖國和自己的良心，就是愛祖國的心的命令，來到這個地方，報國的時候到了，操練的功課要實行了，平日所最愛唱的『新戰死的歌』，應當在這時候唱了。『戰死』二字是平日常常想到事情，以為是最有榮譽的事情，為何現在在這戰場的單上，往日的勇氣都到那裏去了。勇敢的兵丁呵！到了生死一變的時候，任是鐵石的人，也要悲慘。何況你們一點鐘一分鐘一秒鐘以後，就許有鎗彈落到我身上來。

不對！肉體是暫時的，就是廢爛了，也算不得什麼，要我們的目的是『犧牲』。

難道精神也犧牲了麼？思想也犧牲了麼？快樂也犧牲了麼？是！我們不能不有一部分犧牲，何況『精神』，『思想』，『快樂』和肉體都是相連的呢。

萬惡的戰爭呵！世界上為何能有你立足的地方，為何你就可以隨隨便便談談笑笑的犯那『斷送青年』的罪，世界上為何就沒有人指摘你的過惡。

兵士來到戰場的感想，也是我們青年將要投身入這社會旋渦的感想。時計呵！請你慢一點走，要容我思索對付的方法，要容我思索對付的方法。月呵！在沒有我的千萬年以前，已經有了你，你從高天墮下地，你的問世是何等深邃，你的眼光是何等的精確，求你教給我怎樣的對付，怎樣的進行。

為何你們連一句話都沒有，還是各人幹自己的事？

明白了！你們都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發生直接關係的，仍是『我』和『社會』和『我』。

既是這樣，你們又何必緊緊的催着，冷冷的看着。

那時計仍是不言不語不遲留的只往前行。

那時我仍是微微的笑着，看着我，不多一會兒，也就寂寞無解的過去。

高翰章

轉弱為強

[illegible]

家家必用小兒百效丹
羊角風半身不遂顛狂妙藥
中外第一加料去根癰癰花
能去根花柳藥四種

[illegible]